

单学鹏 / 著

童殇



9
殇系列

哈尔滨出版社



视觉系列

童殇



ISBN 7-80639-339-0



9 787806 393390 >

ISBN 7-80639-339-0/I·115
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殇/单学鹏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0. 4
(四殇系列/单学鹏主编)

ISBN 7-80639-339-0

I. 童… II. 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4898 号

四 殇 系 列

童 殇

作者 / 单学鹏

责编 / 李 战

封面 / 于克广

版式 / 王 放

出版 / 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电话 / 0451-6225161

印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发行 /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/ 12.5

字数 / 310 千字

版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/ 1~6000 册

书号 / ISBN 7-80639-339-0/I·115

定价 / 1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)

引 子

大都会的郊外，也难得有一块净土。在距市区约三里之遥，有一片葱茏茂密的树林，据说是城市的防风林带，但是树下却葬埋了许多无名尸骨。按理这儿本该寂寞无声，其实不然。此时此刻，这里正进行着一场“瓜分”城区的战斗，参战者为一男二女。从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血迹可以看出，刚才的混战是相当惨烈的，各自都认为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在战斗久久难分胜负的情况下，又不得不再一次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。成三角形的三座小坟丘上，各坐着一位“英武”的参战者：男的叫孙百棠，五十出头的年纪，满脸全是黑煞煞的胡子，仅一边朝上挑的嘴角，似乎老天爷把他的嘴巴给安歪了，显出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情，而眼珠子又小得像颗小豆粒儿，且网织着横七竖八的血丝，甭提多么难看吓人啦。此人外号“老油条”，是市面上谁见了都躲的惹不起。另一座坟头上坐着的，

13744/2

是位体胖面阔的女将，外号“一枝花”，鼎鼎大名的苗凤艳，约摸着四十挂点小零的岁数。由于廉价的化妆品涂抹得太多，已把脸上的坑坑坎坎填平，细一瞅犹如摊了一层锅巴，用铲子一铲能掀起煎饼似的薄膜。如果夜间在这地方见她，不说她是母夜叉，也得视她为某种精灵。她脸上的肌肉一动弹，保准叫你吓走真魂！天生一副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女性。但是在她所在的四邻八舍，一提“一枝花”还是如雷贯耳的。三角尖坟堆上坐着的女郎，却与上边说的两个“战将”大大的不同。她不光一身细皮嫩肉，而且年纪往大说也过不去二十六七岁；尖尖的下颏，鸭蛋型的脸，一对黑眸子，神采着实可人，谁见了都得挑起眼皮；只是面色苍白了一些，大有病态美人的姿容；披肩的长发，黑得冒油发光，一摇一摆让人心旷神怡，打心窝往外痒痒。她叫宋晓影，人送绰号“飞来燕”。——这么三位势均力敌的“战将”，动起手来难说谁输谁赢，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身的优势，哪一个想以拳头取胜都是不太可能的，更别说堂堂男子汉的孙百棠腿脚有点小毛病了。此时，他们都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以怒不可遏的神情注视着对方，很像斗架的公鸡和母鸡，随时都有一触即发和烽烟再起的可能！初秋季节，天高云淡，不冷不热，日丽风清，要是亲朋好友在此野游，甭提叫人多么开心顺气了。可这三个人却是冤家对头相聚，就显得处处都不那么自在啦。天是燥热的，风是火苗子，撩拨得他们浑身不自在，脑门上都涌出汗豆子，其姿势和神态完全是要把对方吞下肚，才解心头之大恨！然而，凭他们各自的能量，谁也咽不下谁去，所以只剩下休战谈判这一条路！

风吹树梢，发出沙沙声响；秋虫以为人已走净，鼓着肚皮重又高唱。它们深知来日无多，不快着把音响吐给人间，就等于白白来到草丛一回。忽然间，有的人憋不住了，不得不张口敞喉咙。

“老油条”，一枝花苗凤艳扬起面盆大脸终于开口了，“老娘不管你怎么花言巧语，说下大天二十四个点儿，你的人吞食我打下的

地盘也不中!”

“一枝花,你别给脸不要脸,老子给你口吃的就算不错了,你还想把我们的地段都吃下去吗?就不怕美得你掉了屁股?哼,哼!”“老油条”孙百棠半点都不示弱,话中带出明显的戏弄成分。

“呸!老娘我把你的小兔崽子们全收拾喽!”

“怕你没这个胆量!——你收拾我一个,我收拾你三个。这我说得出就干得来!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?哼哼,世上没老子不敢办的事儿!”

“飞来燕”宋晓影猛地直起腰,嗓音清脆而又不慌不忙地说:“姑奶奶不管你们怎么着,反正你们不能老往市区里边侵犯!惹恼了姑奶奶,可别说我心黑手辣!哼,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‘天下’,也可以说是用鲜血换回来的,你们去吃现成饭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?——你们要是再那么干,我就把他们全部‘收编’,让你们连西北风都喝不着!听不听由你们,姑奶奶没时间跟你们磨牙,咱们就走着瞧吧!”她说说着站起来,抬脚就往树林外头走。出租车还在等着她哩。

这时“老油条”和“一枝花”交换了一下眼色,两个人急忙同时说:“宋姑娘,宋姑娘,你先留步,你先留步,咱们……咱们再重新划一划界线怎么样?”

“这……可以,但是,市中心地带我决不能让……”“飞来燕”宋晓影话虽这么出口,口气却比刚才柔和得多了。另外的两个人也听出有商量的余地。于是,“老油条”、“一枝花”和“飞来燕”重又蹲在一块倒下的石碑前,用土坷垃在石板上画了一张大都会的地形图,圆圆点点地分割起市区的地盘儿。你还别说,这张图画得相当不错,就是没来过这座大都会的人,瞅上几眼也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;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,几个土老冒居然如此精明,可见他们多么熟悉这座城市了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剑,每个人都捏着

鼻子同意了如下方案：

孙百棠：专吃火车站广场、火车上，以及沿线几个小火车站；

苗凤艳：专吃城乡结合部、边沿的农贸市场、长途汽车站，以及农村大集上；

宋晓影：专吃城区内的繁华地段，如大商场、超市、商业街和各个舞厅的里里外外。

为表示遵守诺言，每人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取一口一钉不能更改之意……

在大都市的繁华背景下，痛苦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“小叫花子”——他（她）们原本都曾有过幸福的时光，可又被无情的现实、畸形的父母逼入流浪儿的行列，落入“老油条”、“一枝花”、“大姐大”三个“帮主”的魔爪，花朵般的年龄受尽折磨，甚至被夺走生命、贞操等最宝贵的……这部警世之作告诉我们：全社会必须关注这个社会问题，救救孩子，更要唤醒父母的责任……

上 卷

第一章

1

“老油条”孙百棠，不是大都会本地人。他从遥远的一个小镇，流浪到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。其实他本可以安分守己地在家乡劳作，个人生活也不至于比到外边游荡差多少。但是，由于发生了一桩丢人现眼的丑事，使得他硬着头皮也呆不下去了。年近三十岁的弟弟，好不容易说上了一个媳妇，而他快五十岁了还光棍一条。就在弟弟结婚的当天晚上，庄亲客人闹闹哄哄，他就趁这个空儿，钻进弟媳的洞房，拉黑灯就想跟新人办事——抢头水，吃口鲜，解解馋。可这位弟媳，天生体壮力大，泼辣得叫男子汉都生畏。她一见来势，毫不示弱，伸手倒把孙百棠“拾”了起来，见窗户大敞四开着，一努劲将他从窗口扔到当院，就跟甩出个秫秸把子一般。孙百棠落地没站稳，“咯嘣”一下崴了脚脖子，终生落下个踉脚的毛病。此事四里八乡一传扬，孙百棠还怎么在家乡呆得下去哩？于

是乎，他一咬牙，又一跺脚，远走高飞吧，不信没有养爷处！凭借腰里有百十块钱，三逛两摇就进了大都会。——大都会虽大，人也多得不行，可没人给他蒸下馒头漏下粉，还是得自个儿付出劳动才可能有吃喝，而且也并不是如他想像的遍地都能够拣到金元宝。开始他为别人打工，每天挣个十元八元的，勉强可以填满肚子；可好景不长，老板嫌他腿脚不利索，比较重的活计干不了，一句话便被炒了鱿鱼。尽管是“老油条”，鬼点子不少，但两眼一抹黑，更没三亲六故照应，填满肚子的问题就突显出来。万般无奈，只好到饭馆抢吃残羹剩菜；肚子倒是能够填饱，可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呀！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眼前突然闪出一道红光：捡破烂，卖破烂！他向一位年岁更大的“破烂王”求教，获得的“信息”是弄好了每天能够收入15~20元。他想，以自己的精明，干这个行业是富富有余的，甚至比别的“破烂王”干得更好，来财更邪乎！三天试验，五日熟练，一个月下来，兜里居然有了五百多块钞票！这让他大喜过望，信心也就无比坚定啦。这么一来，他就不再睡立交桥下、火车站或房檐根了。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，租了一间小平房，作为永久性的住宅。说来也够巧的，房主不久搬进市区居住，把一个大院和三间北房都留给了他，由他全权给看着。这样他可就小老妈坐飞艇——抖起来了。不光捡回来的破烂有地方搁，还可把好一点的东西存一存等卖好价。同时，院内下几粒种子，自食的瓜菜也用不着翻兜花钱了。用“老油条”自己的话说，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啊！冬去春来，一年了结，他竟存下几千块钱，腰包鼓胀得出彩，面色也红得冒油啦。这就是说，距离他理想中的大爷，并不十二分遥远了。他这才领悟到，大都会确实遍地皆黄金，就看你识货不识货啦！

人不能没有钱，但是一旦有了钱，又会派生出种种斜门歪道。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，现实越发印证了这一点。“老油条”孙百棠手里有了几个小钱，心里边可就痒痒得不行了。他的最大愿望，便

是找个女人睡一睡，哪怕一次或一夜也好，建立长久关系就更佳啦。大模大样娶媳妇不太可能，无声无息地打个野食吃，啥朝啥代都是可能的吧？——你还别说，如今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就在他所在的这个村东头，便有一个名声显赫的女人，人们送给她的绰号称“一枝花”，真实姓名叫苗凤艳。她男人不知何故出走，两三年音信皆无；她孤身一人守不住，偶尔碰上喜欢的男人就接一个，既解决自身的需要又可以得几个小钱，吃穿花用也就差不多了。孙百棠获得这个消息，甭提心里多么滋润了。只要她肯答应，多破费几个钱，对他来讲不算一回事，长期在一块过日子更好；至于这个女人好赖不在话下，能称得是女人就中……这一天，掌灯时分，孙百棠买了几斤点心，换上一身干净顺眼的衣裳，将黑森森的胡子刮了去，顿时年轻了好几岁，人也显得精神入眼了。只是走起路来，依然摇摇晃晃，怎么也摆不平肩膀，叫他心底朝外骂兄弟媳妇。嘻，管它呢，大爷兜里有钱，兔子王八也会被外人敬着，何况“一枝花”就是吃这种饭食的娘们儿，塞上钱票子就会脱裤子……

“一枝花”苗凤艳这种人家，院门一向都是虚掩着的。谁想到这儿来“串门”，一推便可以走进去，用不着敲门打窗户地惊扰四邻。她虽发的是“暗财”，其院落并不怎么破败，很气派的高大门楼，老大老大的院子，三间大北房外加两间厢房，从外表上看是个很殷实的农家。实际这都是前两年男人在家时创下的，并无多少“一枝花”苗凤艳的功劳。这个家的男人叫田老七，三十七八才跟苗凤艳结婚，原因是田老七的牌面不怎么样，身个儿不高，瘦得像根棍，脸上还有几颗散碎麻子。但是他人性特好，勤俭得一把树叶都抓回家来，跟苗凤艳成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因为苗凤艳在做闺女的时候，风流的名声就传百里了，而且还不仅仅跟一个男人相好，说有三五个也不过分。所以，她也是迟迟没有一个男人真心想娶她，都快逼近小四十岁了还没有媒人上门，把她急得火冒三丈不说，竟开口大骂男人们都死绝了。越是这么着，越有“好友”往她身

上靠，模摸索索可以，讲成婚“还得等几年”，害得她多项希望付东流。好不容易碰上个田老七，真心实意要娶她，自己也就三句两句答应嫁给了他；他毕竟是个带把的男子，个人也算有了依靠。婚后的头一年，日子过得还算安宁；日子一长久，她嫌田老七废物了。左邻右舍的男人们，有的买了拖拉机拉脚，有的开上小三轮跑买卖，还有的干脆办了老大的工厂，挣回来的钱票子用麻袋装（苗凤艳语）。可田老七还是土里刨食，每年下来的几个小钱还不够她一个月“筑长城”的呢。而她搓麻将的瘾头特大，一天三开厢光输不赢，手臭得顶风飘出四十里，家趁万贯也架不住她这么折腾啊！老天还算有眼，让田老七找到一份下煤井的工作，每天可以拿回五十多块钱；这要在一般人家也就够好的了，一个月下来小两千块进家，按现时郊区的生活水平满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可惜的是，田老七一锹一镐地在地底下挖煤，苗凤艳却在麻将桌上通宵达旦地“搬砖”，男人从“地府”挣来的钱还没送到她手中，她已经预先支出去送给了别人。家中有这么一位“散财妻子”，田老七累折腰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啊！田老七一怒，每天挣回钱来，只给她二十元。“一枝花”可就不干了，又哭又闹又上吊不说，干脆就不给田老七做饭了。事已至此，田老七依然忍让，你不给我做饭我自个儿做，并和颜悦色劝说过家之道。“一枝花”是个心中只有自己的人，怎么听得进去这些善言，照旧闹得四邻不安。田老七提出离婚，她反倒闹得更上劲了。同时，她还来了另一招绝的，即不让田老七上炕睡觉，一碰她的被窝就把田老七蹬到炕下去，通俗的说法就是不让丈夫挨她的“玉体”，至于夫妻恩爱的事只能想不能做……应该说，多么老实的男人，碰上这类事也得火冒三丈，何况男人娶女人就有这方面的功能和需要。这一天，田老七真的急了，多次请求不允许的情况下，举起挖煤的拳头就给了她几下子。这可捅了马蜂窝，一脚把田老七蹬到脚底下，大哭小叫地喊救人，就跟正挨杀的一般，嘴里还把田老七的祖宗骂得翻了个儿。田老七身个儿虽小，毕竟是

男人，一把将她扯到地下，狠狠给了她几下子……庄亲们闻声，以为田家出了抢劫案，举着棍棒斧头破门冲进来救人，一瞧场面可就都直了眼儿。这两口子，全是光麻溜条地一丝不挂，大奶子和那个玩意儿均亮在灯光之下，叫一群年轻人看了个真真切切；从打斗的形势不难看出，一个想爬到女人身上去，一个死活不答应……就这么在砖地上滚来滚去，要说好玩也好玩，要说丑陋也丑陋，闹得庄亲们哄堂大笑，急忙捂着眼睛往外跑，眨眼之间来人就无影无踪了。两口子打这种架，可以说神仙也解劝不了。不过田老七是个要理要面的男子汉，跟自个儿的老婆发生了这样的丑事，还怎么去见庄亲爷们儿？于是，一气之下，拔腿就走，几年音信皆无……

当苗凤艳提上裤子，变成人模人样之后，仍要找田老七继续算账，可田老七早就没有了踪影。她以为他去上班了，但她等了三天四夜仍没见人，这才心慌意乱地毛了手脚，暗暗扇了自己几个嘴巴，做女人的不让自个儿的男人玩痛快，到啥地方都讲不出理去呀！自己真是昏了头，那种事往日他太累不愿干，多半是她主动上门，为的是她苗凤艳自己闹个痛快，今儿个他上来邪劲，自己却又……唉，不说别的，每天没人给这五十块钱，犯牌瘾的罪也够受的呀！财源断了，打牌的奶奶当不成，一日三餐总得下肚哇！最初的一些日子，家中能换钱的东西，仨瓜俩枣地卖掉被她变了粪，能剩下的仅仅是瘦下去二十多斤肉的光杆女人！她想来想去，活路不太多，死路又不愿走，离婚再嫁又缺“一张纸”，真真让她进退两为难哪！她躺在炕上，摸着肚皮想主意，这个高坎怎么都难过去；打个比方，就算肚脐眼是座高山，想迈过去就难上加难，不是自己的气力能够做到的哟！猛然间，她冷丁意识到，再朝下走一步，或许就能绕过去了，女人还有个香人的地方，舍出去挣吃喝是不成问题的；自己虽然已经小四十了，自认为打扮打扮还看得过去，好吃腥的男人多的是嘛。管他妈的秃子、瞎子、瘸子、拐子，只要给钱票子就行，反正她“一枝花”也少不了什么去，还能闹个自己舒坦痛

快……

2

“一枝花”苗凤艳，一见“老油条”孙百棠便愣住了。她禁不住暗想，这个“破烂王”到她这来干什么？总不会是找腥的吃吧？她在村里暗暗“开大炕”不假，可还从没接过如此低档次的人物。每个上她这来的男人，几乎全是有头有脸的，用他们的话说是来“换换口味”，而且大都腰间挎着BP机，怀中揣着大哥大，香烟式口香糖不离嘴，油头粉面一身干净，见着她“一枝花”就酥软得双腿划圈儿。可是这个“老油条”，穿了件顺眼的衣裳也是皱巴巴的，更别说一迈步就点头哈腰地瘸腿了。

“你……你上我这来干啥？”

“嘿嘿，一个庄住着来看看你呀！”

“看我？哼哼，你不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？快去拣你的破烂吧。老娘我这盛不下你这大人物哇！”

“老油条”孙百棠进退两为难了。从这个娘们的话音中，可以清楚地听出瞧不起他；这让他非常窝火，老姨子以衣帽取人，全不知他孙百棠腰里的钱票子并不比小白脸们少。而且他现在挣的是活钱，每天都有三百五百的收入，如果敲明亮响讲给她，得把她吓一溜跟头！当然，如今这个来钱的路子，还不能端给她，以防发生什么不测。但是，他此次来，毕竟是有求于这个女人，火气只能压不能冒，一旦把她调理顺了，再把脸面找回来不迟。于是，他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哈哈，凤艳哪，这是我孝敬你的几斤点心，你说什么也得给个面子收下呀！”

苗凤艳这才注意到，老东西手里还提着礼物呢！她这就不能不转怒为笑了，说：“嗨，孙大哥，一个庄住着，出门不见抬头见，到我这来咋还用得着拿礼品哇！嘻嘻嘻，这不显得见外了吗。”

“嘿嘿，嘿嘿嘿！”孙百棠满脸堆着笑，说：“大妹子是啥人，不孝敬怎么说得过去哩。”

“嘻，好小子，有你的，妹子我也就不客气啦。”苗凤艳鼻子眉眼都乐了，这边把礼物接过来，又急忙道：“孙大哥，你咋还站着，快溜地坐下吧！”

孙百棠把半个屁股跨在炕沿上，眼珠子随着“一枝花”滴滴溜溜地转，觉得这个女人没有一处不可自己的心的。你瞧她眼睛鼻子长得多是地方，脸盘虽大些可是白生生的，亲上一口准能几天不饿……

“一枝花”苗凤艳不是省油灯，心窟窿透亮得能照进去。她早已清楚孙瘸子是干什么来的了。于是，她放下礼物，一转身抹下脸儿说：“孙大哥，咱明人不讲暗话，你上我这儿来，肯定是想吃口鲜的，可我这鲜的不是仁瓜俩枣就能吃去的呀！”她这么说，就跟喝白开水一般，连脸色都没变一变，可见她谈这种买卖多熟练了。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“老油条”孙百棠边说边想：这个浪娘们比猴都精，还没动真格的就先砍价了。他鼓了鼓劲，很敞快地说：“大妹子，你开价吧，我多少都能担……”

“好，痛快。这个数——”“一枝花”苗凤艳说着伸出五个指头。

“哦，五十元。”

“呸，穷酸！五十元只能进我这个屋——五百块！老娘保证让你玩个痛快……”她边说边想，对这号人不狠狠地敲一家伙是有罪的，同时也能试试探他真有钱还是假有钱！

“老油条”孙百棠稍一打怔，思索片刻便很果断地回答说：“好，五百就五百！——你还有啥说的？”

这倒把苗凤艳给吓了一跳，想不到老东西肯出这么多的钱。

往常来个小白脸，给个一二百就是大爷份的了，没料到他竟如此傻乎乎……她原想吓唬吓唬他，把他吓唬走就算了，也因她正带着例假，不便更多地接客……想不到他竟连价都不砍地答应了。看起来老东西真的熬不住啦！不过这又不能不引起她的思索：他怎会有这么多钱？凭他每天拣破烂，就能进如此之多的钱吗？累折腰也不可能。奇了，怪了。真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——就在“一枝花”打愣的工夫，“老油条”孙百棠已经把五百块钱摆到炕上了。

“这……”“一枝花”苗凤艳闷个倒憋气，但她的头脑是清醒的，说：“这……这只是一回的……”

“一回就一回。老子缺娘们儿，可不缺钱……”

苗凤艳被僵住，再无话可说，只有为他脱裤子了。她想着，转身走出去，把大门“咣啷”拴上，随后又回到屋来，见钱票子还摆在炕上，甭提心里边多乐了。她伸胳膊把钱拿在手，塞进自己的兜里，之后有那么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孙大哥，你现在是大爷，凤艳陪你玩个舒坦……”说着熟练地解开自己的裤腰带，四蹄朝天地躺在炕上……

自此，“老油条”孙百棠，几乎天天到这来一次，有时还在这里过夜。而“一枝花”见老东西真的有钱，价码一次高过一次；每次“涨价”都是在老东西要来劲之前，一把将他推下身去就砍价，十之八九都能如愿以偿。但是，她有一点没闹明白，老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这钱究竟是怎么弄来的？仅凭每天到市区拣破烂，是绝对卖不了这些钱的！莫非他长了三只手？就是去偷，也不会如此顺当地进钱哪！细水长流，天天进钱，对谁都是巨大的诱惑呀！何况对视钱如命的“一枝花”了。不行，得闹个明白，或许自己也能学一手儿。——要是这些钱能直接流进自己的腰包，不就省着累得腰痛腿酸了。老像现在这么着，一年下来多费几条裤带也是钱嘛。可是，她几次从侧面寻问，老东西总是笑而不答；问得多了，他便说：“我弄来钱，往你这送，不是挺好吗，你老问这个干什么

呀？——嘻嘻，你裤腰带一松就来钱，实际比我强多啦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哼，老娘怕你犯事，再来不了我这儿。”

“嘿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只要为我敞着口儿，弄得大爷我舒舒坦坦的，就有你的钱花……”

“老娘把身子都给了你，你，你还向老娘这么保密呀？没心肝的！”

“嘿嘿嘿，这叫‘上不告父母，下不传妻小’，你就仰面朝天等着大爷我的钱吧！”

“老油条”越是这么说，“一枝花”的好奇心越膨胀，时时刻刻都想挖透弄明白。这一天，孙百棠又是在这过的夜，美得他精神甬提多旺盛了。老东西干那种事，总是没完没了，像是要把前几十年的亏空都补上一般，倒闹得“一枝花”不得不告饶啦。此刻“一枝花”把他送出门，急忙回屋换了身衣裳，找了个大口罩捂住多半个脸，尾随着孙百棠出了村。她见孙百棠乘坐的是头一辆公共汽车，自己就登上了第二趟公共汽车，紧瞄着他的身影，看他上啥地方去，去干什么来钱的勾当。她心里头说，今儿个他就是偷他就是抢，我也要跟着瞧个仔细看个明白；他一个废物男人能弄来大钱，我苗凤艳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就整不来大钱呢？再者说，仅凭自个儿身上这块肉赚钱，总归不是一个天长日久的法子；别人整腻了，不光说是“破货”，连一个小儿子也不会再给，到了那个时候可就苦了她“一枝花”啦！不如趁着能跑能颠，早下笨篱早上耙子。——她思着想着，眼珠子可没离开“老油条”，只见他七扭八拐地不停步，急急火火地朝着公园的后墙外走，根本没留神身后有人盯梢儿。当孙百棠的身影被一堵老高的墙垛挡住，眨眼之间便再也瞅不见了时，苗凤艳为之一愣，脚步也停住了。她瞪圆眼珠子寻找也没见到“老油条”，甚至连异常的脚步下响都听不到了。她的心一沉，老东西莫非钻天入地了？天上没影，地下无踪，难道他坐土遁溜号啦？不